

讲述历史
袁汁袁味

15 日本变乖了

公元663年，唐罗联军开始向百济复国军发动猛攻。在白江入海口，与日本、百济联军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。

唐军刘仁轨统辖战舰170艘，日本的战舰有1000多艘，从战舰数量来看，日本占有绝对优势。但日军战舰以小艇居多，无论攻击性能、防御能力还是武器装备，都远远不及唐军。唐军战舰很多都是艘艘巨舰，配备各种应不同海战需求之用的战船，甚至还有专门用来火攻的战船，配备火器，称之为火舰。

日本多只战舰攻击唐军，好比是一堆鱼雷快艇打一艘战列舰，一群蚂蚁对付一头大象。可是日本人打仗，尤其到了近现代，都是这种蚂蚁啃大象、蛤蟆吞恐龙的精神。

双方一开战，日本舰队不知死活，率先向唐军发动了猛烈进攻。刘仁轨下令防御，唐军的艘艘巨舰就像铜墙铁壁，日本战舰无异于以卵击石，纷纷破碎。唐军轻松击退了日军的第一轮攻击。

日本人又发动了第二轮自杀式袭击，这也是他们最擅长干的事儿。刘仁轨命令楼船压阵，斗舰、走舸兵分两路，占据江面两侧，成功地形成了对日本舰队的包围之势，把日本舰队包了饺子。刘仁轨看到合围战略顺利完成，果断下令反击。唐军战舰上装有拍竿，就是竹

竿上拴着大石块，士兵操纵拍竿，一顿狂拍。顿时，日本战舰支离破碎，舰上的士兵纷纷跳海逃生，不会游泳的就直接沉底了，会游泳的被唐军士兵乱箭射死。

当时的场面，根本不像是一场战争，而是一场屠杀。唐军士兵估计都是打酱油的感觉，丝毫没感到战争的残酷。按照战前制订的军事计划，准备发起第三次进攻的日本残余海军，一看前两次攻击就像肉包子打狗，去的时候还是战舰，回来的只是木头板，水军士兵死得也太惨了，交战双方实力相差太远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日军开始溃逃。

刘仁轨一代名将，哪肯错失此良机？下令唐军鼓足风帆向日本舰队冲去。先是放火箭，然后追上去挥动拍竿，把日本战舰一一拍沉。日本军舰由于密度太大，唐军的火箭几乎是箭无虚发。

太阳没落山的时候，这场海战就已经结束了。日本损失战舰400多艘，而唐朝没有损失一艘战舰。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白江口海战。但在中国的史书当中，不管是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还是《资治通鉴》，记载这件事就一句话：“遇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”史书上讲得很简单，但是唐军大捷是不争的事实。

日军大败之后，百济的残余政权很

快就灭亡了，百济复国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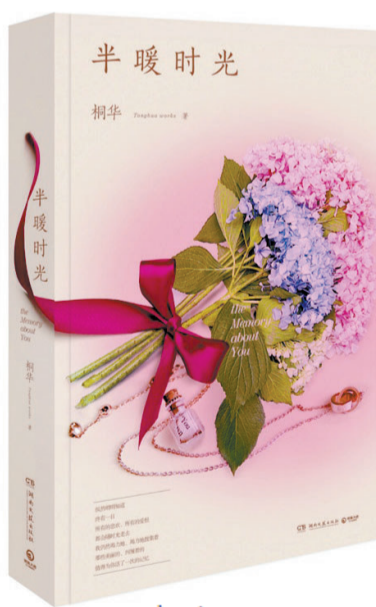
大唐大败日本之后，唐军统帅刘仁轨派遣使者到日本交还了俘虏，告诉日本人，唐朝不会主动打日本，要求日本在唐军攻打高句丽的时候不要采取行动。

日本挨了这顿揍之后，也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，哪里还敢胡来，乖乖地看着唐王朝消灭了高句丽。为了表示对唐朝心悦诚服，日本还派遣使团到长安祝贺大捷。

日本人就这样，你把他打服了，他就变乖了，还全方位跟你学习。从白江口海战之后，日本就倾心羡慕唐朝，一批批的遣唐使渡海来长安留学。

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，实际的主导者是中大兄皇子和名臣中臣镰足。中臣镰足就是日本藤原氏的始祖；中大兄皇子后来登基，成为日本第三十八代天皇——天智天皇，他的儿子在明治时期被迫认为第三十九代弘文天皇；第四十代天皇天武天皇继位前是大海人皇子，是天智天皇的弟弟；他们的父亲是日本的第三十四代舒明天皇，母亲是日本第三十五代和第三十七代皇极——齐明女帝。

（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：袁腾飞讲日本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）



青春足迹
温暖记忆

17 温馨时刻

惠的价格，你怎么不多买几套？”

颜晓晨说：“目前只需要一套。”

付完账后，营业员把包好的衣服递给颜晓晨，颜晓晨提着纸袋，和沈侯出门时，长发女子的三个朋友匆匆赶来，营业员说着“欢迎光临”，可颜晓晨总觉得营业员的表情很古怪，像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沈侯问颜晓晨：“你还要逛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他取了车，送颜晓晨回学校。

颜晓晨说：“今天真谢谢你！”

沈侯正要说话，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没有接，可手机不停地响着，他接了电话，却不说话，一直“嗯，嗯”地听着，到后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！不管亏了多少，都算在我头上！”

沈侯挂了电话，对颜晓晨说：“两个哥们儿闹经济纠纷，我也被拖进去了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沈侯笑着摇摇头：“没事！就是让外人占了点便宜而已！”

颜晓晨看他表情很轻松，就没再多问。

回到学校，已经下午一点多了。

宿舍正好没有人，颜晓晨领着沈侯进了宿舍：“我给你煮面吃吧！”

“好。”

魏彤有个小电磁炉，平时宿舍的人经常用它下方便面，现在天气凉，阳台上还剩几个鸡蛋，一把青菜。

颜晓晨下了包方便面，打了一个荷

包蛋，再放一些青菜，一碗汤面就热乎乎地出炉了。

沈侯尝了一口：“不错！你们女生可真能折腾，我们男生就用开水泡一泡。”

因为锅很小，一次只够煮一包面，颜晓晨开始给自己下面，沈侯一直等着。

颜晓晨说：“你怎么不吃？方便面凉了就不好吃了！”

“等你一块儿吃。”

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，颜晓晨却觉得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，手失了准头，鸡蛋敲了几下都没敲破。

沈侯嘿嘿地笑：“你又脸红了！做了三年同学，我第一次发现你很容易脸红。”

颜晓晨自嘲道：“我自己也是刚发现。”

两人坐在凳子上，盯着锅等着面熟。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，竟然有一种家的温馨感。颜晓晨有些恍惚，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？仔细算去，不过三年多，可也许痛苦时时间会变得格外慢，她竟然觉得已经很久了，像是上辈子的事。

“面熟了。”沈侯提醒颜晓晨。

颜晓晨忙关了电源，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开吃。”

吃完面，颜晓晨去洗刷锅碗，沈侯站在她的桌子前，浏览她的书架。

颜晓晨切了点苹果和香蕉，放在饭盒盖子里，端给他。

沈侯随手翻看着弗里兹·李曼的《直面内心的恐惧》：“你还看心理学的书？”

“随便看看玩。”

他把书塞回书架：“这书真能教会人直面恐惧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沈侯吃了几块香蕉，突然问：“你的恐惧是什么？”

颜晓晨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他刚才的问题其实给她设了个套，如果自己没有恐惧，又怎么可能知道书籍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颜晓晨笑着说：“得！经济学的教授如果有机会和你谈判商业合同，肯定给你90分！”

沈侯看她回避了问题，也没再逼问，笑着说：“可惜他不是你，不能慧眼识英才！”

颜晓晨问：“听说你要考雅思？打算出国？”

“怎么？你不舍得我走？”

“不是。就是突然想起来了，问问你毕业后的打算。”

沈侯盯着她：“你认真的？我出国不出国，你都没感觉？”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。”即使沈侯不出国，颜晓晨也没有奢望他会和她在一起，所以，只要是选择的路，她都会衷心祝福。

（摘自《半暖时光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颜晓晨有些纠结，超支了30元钱，可今天借沈侯的光，省下了乘地铁的钱，颜晓晨问沈侯：“你觉得呢？我要吗？”

沈侯低着头在玩手机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我又不是你的衣柜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

营业员游说颜晓晨：“这件衬衣单穿也很好看，价格很划算，小姐买了吧。”

颜晓晨一想，也对啊，忙说：“我要了。”

长发女子抱着一堆衣服从试衣间出来，兴高采烈地对颜晓晨说：“这么实